

金瓶梅詞話



房書文鑑

金瓶梅詞話

第十六冊

蘭陵·笑笑生撰

鑑賞叢書

據明萬曆本
新北京藝文書房
校印出版

鑑賞叢書

金瓶梅詞話

第十六本・定價五角

⑤

全二十本・定價十圓

康德十年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十年二月五日發行

原著者 蘭陵・笑笑生

著作人 趙振興

發行人 張松亭

印刷人 朱秉政

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

發行所 藝文書房

電話(二)一三九二・振智新京四二一九

總發賣元：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印刷：協隆印刷所

金瓶梅詞話 第十六册 目次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一一六九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一一九三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一二〇五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一二一五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洩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一二二五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恩有常，閒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

夾口物多終做病，快心事過必爲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自能防。

此八句詩，乃邵堯夫所作，此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內，姦耍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領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了好一回，上麗元宵圓子，方纔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見四個唱的并小優，還在捲棚內彈唱選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禮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晨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爹那里，頭里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去先去罷，我慢慢去遞盃酒。」四個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

子上打睡。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們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既發四個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人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出門，叫回李銘，分付：「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荆爺，何老爹衆位；你早替叫下四個唱的，休要誤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個？」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裏唱的一個馮金寶兒，並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裏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在席，與荆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謝我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在出月往淮上催債糧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見他林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李大姐廬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被潘六姐歪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了；教我就惱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睡喝，和他罵，罵着就醒了，不想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沈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走來前邊書房中，籠上火，那裏坐的。只見玉簫早晨來如意兒房中，擠了半甌子妳，逕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穿上衣裳，見西門慶倚靠床上，有王荅經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打

發他吃了藥，西門慶使他拏了一對金裹頭簪兒，四個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媳婦子屋裏去。那玉簪兒見主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昭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拏回空甌子兒到上房。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簪道：「沒言語。」月娘道：「你替他熬粥下來，約莫等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蔞剪下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一個的，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榻根上，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是兩個口的鶯鶯，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絳着迴紋錦綉，裏邊盛着瓜瓞兒。西門慶觀玩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廚內，錦托兒褪於袖中。

正在凝思之際，忽見吳月姐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倚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沒進去了？屋裏攔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裏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裏走走。再不叫將應二哥同你坐坐。」他也不再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盛治下酒兒菜，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丫鬚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巡到獅子街燈市裏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綵，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儀，
羅綺爭馳開錦迴；

羣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裏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聲喏。門首買賣，甚是興隆。來招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上下飯菜蔬；舖內有兩邊來豆酒，打開一罈，擺在樓上，坐着炭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着燈市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招，將這一桌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掣回家去了。又教琴童飛送一罈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到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裏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鬆後了，只怕另有個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有這個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他們請兒了。」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

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們衆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根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們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們攪擾了他去了。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們到沒意思刺刺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了；不知原來家中小大姐，這等蕩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同這小油嘴，他好不兜肚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也，見他教你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穌耶穌，他對我說？他几時說他來？走來指着臉子，就罵他起身，罵的他來，在我這裏好不醜的；三行鼻涕，兩起眼淚的哭，我這裏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鬚拿茶吃了。小廝進財兒，買了點心鮮魚下飯來。老馮婆子，在廚下整理，又走來上邊，與西門慶碰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裏走走！」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邊，和我做伴兒。」不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晨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桌上無非是節風美饌，佳釀菓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荳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婦人把菓仁兒哺與西門慶吃，直頰咲；吃至掌燈，馮媽媽廚下做了豬肉韭菜餅兒拿上來。婦

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個。丫養收來去，兩個在裏間廂成的炕炕上，揀開錦帳，二人解衣就寢。婦人和道西門慶好點着燈，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桌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換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脚上，脫了褲兒，鑽在被窩裏，與西門慶做一處，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柏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日疎，頑要絕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必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取一個，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我遠遠等他來家，好歹替他娶一個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裏；淫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拚於達達罷，無有個不依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個說話之間，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天氣方醒。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鬚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纔點茶來漱了口。向袍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牽着馬，打發上了馬，婦人方才關門。

這西門慶身穿紫羊絨褶子，圍着風領，騎在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柝唱號提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西門首那石橋兒根前，忽然見一個

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玳安尋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熬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不來倒好；若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
濱冷餓鬼撞鐘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慌的砵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按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隻手搭伏着他肩膀上，摟在懷里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醉了，收拾鋪床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不効，千不合萬不合，熬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熱盞茶時，藥力發作起來；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麝與他吃下去。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麼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金蓮道：「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

看官聽說：「一已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西門慶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

油枯燈盡，隨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幾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妝做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鎗，口美舌香蛇蝎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爲他亡。早知色的傷人劍，殺盡世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去；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會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聽見，叫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跌暈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聽便了，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咱晚才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裏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粥熬了，歡

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拿起粥來，只吃了半碗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彈。」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

「西門慶：『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菊軒，荆南崗，何大人，他們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有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茶，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裏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裏，將息兩日兒，不去罷。」因說：「你心裏要吃甚麼？我往後邊，教丫環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裏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那金蓮聽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擎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麼事？倒沒的羞人子刺刺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們不知道。若說家裏，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跟前盤問他：「你爹昨日在那裏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銜和二舅責四吃酒再沒往那裏去，落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們吃了幾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聽了

，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們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賊。俺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們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裏？」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乎。說道：「咱道教我拏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他有連手？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兒的，擦的那臉倒相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兒大婦，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恥？也休要出這個醜。」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擲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鬼白來了！像韓道國家這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淨一家子都養漢，是個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栽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把臉掣耳朵帶脖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們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道去和他家伴姑兒要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甚麼？是個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聲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

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說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用來回話；間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沒帖發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稟爹。」月姐罵道：「怪賊奴才，還說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娘金命水命，去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個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們且擺不成，改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自知一兩日好些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下邊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漿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子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西門慶，往衙門裏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依我拿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虛弱，趁早使小廝，請了任醫官教應應你，吃他兩帖藥過來，休要只顧耽着，不是事！你惹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麼兒，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拿帖兒，送假牌往衙門裏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燥沒好氣。應伯爵打聽得知，走來看他。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聲說道：「前日打撻哥，不知哥哥心中不好，噴道花大舅那裏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彈。」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怎的，只是有些頭掛，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會？」西門慶道：「房下說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添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

那這個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暴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諛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個日兒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醫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封了五星銀了，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說畢作辭起身去了。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菓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蹄，兩隻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碰頭說道：「爹的心裏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邊屋裏，與月娘衆人見節；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教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會？」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擎粥等俺們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簫擎盞兒伺候，衆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門慶拿起

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聽。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們坐，只怕勞碌着你，俺們去了，你自在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分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瘵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就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瘵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治，卒成溺血淋之疾，廼是忍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瀾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道：「瘵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邊下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流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潘金蓮晚夕不知好歹，還撻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便來看看你，我扶你往後邊

去罷。這邊隔二偏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同金蓮肩搭膊扶着，離開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後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卵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汾州人氏，姓劉號橋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裏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裏，隨即差玳安拏帖兒同何大人請了這劉橋齋來。看了脈，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花枝招颯，綉帶飄飄，與西門慶碰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聲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勸你媽心，又買禮來。」愛月兒吟道：「甚麼大禮，惶恐的要不的。」因說：「爹清減的怎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晨，只吃了些粥湯兒，還沒吃些甚麼兒；剛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煩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怎

惹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逐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爲命，終須但用的有枉幾些兒；不然越發淘碌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麵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羹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上半盞兒；揀了兩筋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簪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十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碰頭說道：「爹你耐心兒將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橋齋第二貼藥，遍身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腎囊，腫腑破了，流了一灘鮮血，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衆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效，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點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裏，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賁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瘦，病體慊慊，勒着手帕，在於臥榻。先診了脈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時八句，說與你聽，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嬌，精神血脈暗消磨。

這精溺血流白濁，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今日翻爲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說治不了，說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拈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年，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歲傷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煞重有災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縹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干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絳幃深處不相饒；

常在月宮飛玉露，慣從月下奪金標。

樂處化爲真雞子，死時還想爛甜桃；

天罡地煞皆無救，就是王禪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廈將頽，紅衣罩體，顛折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怪我說！大廈將頽，夫君有厄；紅衣罩體，孝服臨身；顛折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拏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裏陰陽仔細尋，無端閑事莫關心。

平生作善天加慶，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白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根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廝守着他。見月娘不在根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錢，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夫妻一場。」西門慶聽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

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生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兒，他從前的事你就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聽我囑咐你，有駐馬聽爲證：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訴你！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攜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聽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路，一鞍一馬不須分付。」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根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舖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鬧了。賁四絨線舖，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絨絨舖，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舖子罷！絨子舖占用銀二萬兩；生藥舖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

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舖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後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咽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咐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像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辰，已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說？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尙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根前，開了廂子，拿出四定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裏痛急，撲進去看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裏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御穿衣服。忽聽見小玉來

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王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廝，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簪，前邊款如意兒來了。比及玉樓回到裏面屋裏，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內無人，廂子關着，暗暗祭了五定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拿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取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徐顧，且守着月娘，拏褥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難省過來，看見廂子大開着，便罵玉簪，「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廂子大開着，恁亂哄哄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簪道：「我只說娘，鎖了廂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搭。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這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往屋裏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尙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鋸成柩；衆小廝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廳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廳熱鬧，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燭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磐。徐先

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日破土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女塔陳經濟斬衰治杖，靈前還禮。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待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桌。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傳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次，月娘與了一套袖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鄰，與衆街坊鄰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頭兒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蹊蹺古怪事！不說衆人理亂這樁事。

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禮，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舍妹暗房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請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上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

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樞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的？」因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三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寫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略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會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裏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許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誤，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裏，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衙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禮，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子擎牌，趕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理。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接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們都投到大衙張二官府那裏去罷。你二人不去，我與你每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掣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些不肯，口裏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分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

「討的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敬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有恩的。耐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幾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趁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裏，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寮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把銀子遞與小廝，倒做了管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腰！他如今恁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們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況又同寮之間，費恁難事？你等原抵鬪的過他？依我，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兗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糧，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裏去罷。你門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備辦一祭桌，一梟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恁慌速些了！」真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吳大舅主張主。這吳大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糧；何況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取了銀子，到次日李

智黃四，備了一張祭桌，豬首三牲，二百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兩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兩。餘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內，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糧去了，不在話下。正是：

金逢火煉方知色，
人與財交便見心。

有詩爲證：

造物於人莫強求，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詩曰：

寺廢僧居少，橋場客過稀。

家貧奴婢懶，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林疎鳥不棲。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單說着這世態炎涼，人心冷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攢念二七經，不題。

却說那日報恩寺朗僧官十六衆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這應伯爵約會了寺中幾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謝希大，第三個花子油，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場，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過他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埋了後人眼睛兒也，他就到五閻王根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

湊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桌面，五碗湯飯，五碟菓子；使了一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錢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顧人擡了去，大官人靈前，衆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們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饒飽湊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桌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着兩三日，省了買燒餅錢。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裡面，作就一篇祭文。祭軸停當，把祭祀擡到西門慶靈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旁還禮。伯爵爲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裏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略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靈曰：維靈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客人以瀝露，助人精光。囊篋頗厚，氣概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襪隊中居住，團天庫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撓鬚，逢鼠蟻而隨序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跨下隨幫。也曾章臺而宿柳，也曾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

，丟下子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偃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溫香！撇的人垂頭跌脚；閃得人囊溫郎當。今持奠茲白濁，次獻寸觴；靈其不昧，來格來歌。尙享！

衆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禮，請去擔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桌，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娘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寒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揚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桌，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靈前擺下祭祀。只顧貼着，貼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們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裏，到月娘房裏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貼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賊狗樣的養漢淫婦！把人家弄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靈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再說娘弄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

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惹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怎麼的，教人說你不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還了禮，陪他在靈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體，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掬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株，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們伴你們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油，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帳子後調笑，至是趕人散一亂中，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們都収家話；這金蓮趕眼錯，捏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要就往你屋裏去罷。」經濟聽了，把不的一聲，先往屋

裏，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夥兒，早晨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里未起。來從窗眼裏，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黃四家那祭桌，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擎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擎鑰匙與經濟；經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正是：

有詞爲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筵，情似膠黏。我則見笑臉腮窩，愁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亂雲鬆，翠鈿睡顏酡。玉減江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內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靈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銘束腰，後邊與堂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吳銀姐，李桂姐，都在這裏，便噴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沒了，有個不來的？你們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暫坐至地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個道衆，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內相，周守禦，荆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

合着上了一壇祭。月娘這裏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待。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擔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靈床，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焚之。將廂籠都搬到上房內堆放。姪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內使喚，將李瓶兒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可憐正是：

畫棟雕梁猶未乾，
堂前不見痴心客！

有詩爲証：

賽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樣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牆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披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會念經。十二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割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捧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說西門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略將軍西門大官人之靈：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銷；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

歸源之路。你輩堂務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緣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爲禍患之資；紅粉輕裘，總是魔勞之費。妻奴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傍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廂，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
個個臨終手脚忙。

地水火風相逼迫，
精神魂魄各飛揚。

生前不解尋活路，
死後知他去那廂？

一切成般將不去，
赤條條見的閻王！

朗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逕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姊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洒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口煖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趙度夫主生天。吳大幹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

如此這般，「媽說你沒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麼？教你一場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要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裏便圖出身；你在這裏守到老死，也不怎麼。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強，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聽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坟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奉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塞在腰裏，轉了家去。」聽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趕去鋪子裏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個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兩個，大鬧大鬧，拍着西門慶靈床子，哭哭啼啼，叫叫嚷嚷。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弔，丫鬚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這裏，做小伏低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兩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箱籠床帳家活，盡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兩個丫鬚去。李嬌兒一心要這兩個丫頭，月娘生死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鴿子，就不敢開言，變做笑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

看官聽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晨張風流，晚些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

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搥打撒潑，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開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

蛇入洞中曲性在，
鳥出籠輕便飛騰。

有詩爲証：

堪嘆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豔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兒來報：「巡監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教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

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拜謝，不期作了故人！」便問：「甚麼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簷白，四罐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送儀罷。」又擎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厚惠，今積了些微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分付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邊坐。」御史道：「也不消坐了，茶來，我——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歡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待！正是：

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有詩爲証：

靜掩重門春日長，爲誰展轉怨流光？

更懷無瓜秋波眼，特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聽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擎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兔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應伯爵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口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

不在話下。

伯爵李三黃四，借了徐內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糧，逐日賣鞍大馬，在院中搖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蓋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畫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拆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嬌。」說的這張二官心中火動，已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餅武大郎的妻子麼？」伯爵道：「就是他。被他佔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果你打聽着！待有嫁人的聲口，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裏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教這個人來家，也強如娶過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爲娶他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只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聲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疎財仗義慷慨丈夫，脅眉顰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臂叉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下

宗國不肖，有此敗兒。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路。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有詩爲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強尋，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奸人婦，背主侵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由來勢敗僕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餐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趨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一日初冬天氣，寒雲淡淡，哀雁淒淒，樹木彫零，景物蕭瑟，不勝族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揚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舊日請的表子，揚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日逐請揚州鹽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又值玉枝兒，鴛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鴛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肴果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廝不知在那里咪酒，醉得這咱纔來！口裏噴出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已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算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睨着他，走到下

邊。口裏喃喃的說：「你罵我，你家老婆在家里仰攆着，你在這里合蓬着。宅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弄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知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玉枝兒鴛子，只顧說。鴛子便拉出他院子里，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裏睡去罷。」那胡秀大腔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賠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線絨氅衣，毡鞋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踢了兩腳。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趕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趕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攆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裏睡去不提。

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開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勸住了。

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

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饒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月前臨行開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蠶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實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強不過他，只得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船上等着納稅，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垛，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鹽城南門裏，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整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紙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焚煌燈火，九曜廟香霧鐘聲。一輪明月掛疎林，幾點疎星明碧落。六軍營內，鳴鳴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甍雙滴。四邊宿霧，昏昏軍舞榭歌台；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窗朱戶。

兩兩佳人歸綉幙，紛紛仕子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算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的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撥行李，馱垛進來，有丫鬟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垛搭連，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鬟送來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酒米往墳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條搭連內，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上，打開都是白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先來了。又是兩包體己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會？」王六兒道：「他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才，這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裏無人；咱和他有甚麼葛？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招道兒，問你

下落？不如一狠二狠，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裏；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有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胆，敢往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大理，倒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孝堂，我倒好意，備了一張插桌三牲，往他家燒紙；他家大老婆，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沒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提。

單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

門慶燒紙。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里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紙，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趕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裏了。初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裏。」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舟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船上，尋着來保舡隻。來保說：「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絮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噯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當下這來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腳裝車，往清河縣城裏來，家中東廂房卸下。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段舖，廿夥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兩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

到？沒的惹是招非得。他不來尋趁，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霍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主兒，月娘交陳經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掣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霉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送了主兒，顯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耽擱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兒不管了。他不等月娘分付，匹手奪過算盤來，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來保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作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兒子，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督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脚，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看好，不與他看好？來保進入房中，也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官一般；但擺酒請人，就交家樂出去，

有個不傳出去的？何況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閒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廝，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謙看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得好模樣兒；一個會爭，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剋了一錠，到家只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牽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材，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鑿，叫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裏，還在他手裏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緞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

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

子，在外邊。就來到倉右邊門首，開鑲貨舖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裏，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豬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里，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繞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廝，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爲人正大，也被他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根前，說他媳婦子，在外與王母豬作親家，插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廚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胖學蠢，自己誇獎說：「衆人你們只好在家里，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丟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得俺們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禍，丟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們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里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裏也氣得沒入腳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道來保就大利利和他舅子，開起個布舖來，發賣各色綢布。日逐會倚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

勢敗奴欺主，
時衰鬼弄人！

有詩爲證：

我勸世間人，
且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
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
昭然不可欺。

畢竟不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雲踪雨跡少人知；

晚來鸞鳳栖雙枕，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夢魂迷，今宵喜得効于飛！

願鸞倒鳳無窮樂，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孝堂，在廂房裏得手之後，兩箇人嘗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捏打揪擗，通無忌憚。或有人眼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撻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個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裏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柏兒一面挑着松柏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八字封的符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聽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柏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想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壺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茶壺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製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答他，袖

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著；這經濟三不知，恰這角門就叫：「可意人，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裏；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裏，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爲證：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鉸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身，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裏；經濟體己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茶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窄紋裙，腳襯凌波羅襪，從木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茶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謔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謔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攬便將就罷。」

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撲起來？」經濟吃的半酣兒笑道：「早知撲了你，就錯撲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個子是相撲相抱，攜手進入房中。房中裝燈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裏叫我；只說在這裏下棋哩。」說畢，兩箇慍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撲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十分怪，噤，亂了烏雲鬢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閃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蜜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晨梳妝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擎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擎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撲抱着親嘴。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性命，不勝調移。有生藥名，水仙子爲證：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橫櫺。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兒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在你心裏！」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裏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蓋俺們，趁你姐夫在這裏，你也過來，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們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有這等事，正是：

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

有紅繡鞋爲證：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至偷，人情裏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窩窩，他兩箇見今有。

當下春梅，拏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託爲心腹。六月初一日，金蓮娘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

日，却是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裏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裏牆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閒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牆根石榴花樹下，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牕眼裏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撒野在這裏溺尿？撩起衣服看，澆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牕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裏！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裏麼？」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腰累攣痛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環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裏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裏去來？」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裏，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牕欄上，假做勾臉照鏡。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勾臉，麼不顯其事。其淫態顯然，通無廉恥！正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脚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傅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傅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裏去了！在屋裏，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

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

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小篆內炷了香。春海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海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裏纔有，我去拔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海：「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海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海拔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鐘酒吃，打發他廚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海拿篋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簾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春海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原來經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裏，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擁相抱，不勝纏綿。但見：

情與兩和諧，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婦人拿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我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爹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殯錢，看看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你分付我幹事，受人之託，必當忠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

到了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裏，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梅把花兒浸在盥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晨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裏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裏，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個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壽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行李兒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裏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裏，掉去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綴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怎

如何他補着？怪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沒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却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却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到來，空回去了。打了送出門的風月兒，白丟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時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橫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裏面動靜。不免踏着太湖石，爬過粉牆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搔睡。不料半夜，他爬過牆來，見院內無人，想了鬢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踪，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聽聞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裏搔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星原，莊上射箭耍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複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搗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箇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誤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詩在壁上，就知惱了

你。」婦人道：「怪搗鬼半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崔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裏這根簪子，却是那裏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來，今纔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搗鬼！是那花園裏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算。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級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噯道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裏吃飯，原來你和他七箇八箇！我問着你，還不承認。你不和他兩箇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裏？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裏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呪，繼之以哭道：「我經濟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線兒，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一虧你口內不害疼！」兩箇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躺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搗過去。諷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乾霍亂了一夜。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牆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爲證：

我嘴搗着他油鬚，他背靠着胸肚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只在頂窩兒裏，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颯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

響子做證見，認玉樓是姐，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起，反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洩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牆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裏，替西門慶燒蘭盆會箱庫去。金蓮衆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著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煩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搗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胆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看，却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徑把臉兒上搗。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便要和我鬧！鶻字兒，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冤家！你眉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喚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兒去。」婦人道：「得不去，和你算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掣衣物，往鋪子裏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搭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

蕭蕭庭院黃昏雨，一點點芭蕉不住聲。

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證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毯子臥單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進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裏，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裏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虛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窗半啓，銀燭高烧。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股而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會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裏？」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茶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就寢。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

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夜聽見這邊房裏，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兩窗未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姐睡！我娘白來人前會撒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巡走到後邊廚房裏，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裏，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下？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金蓮遂叫秋菊罵道：「我要他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會打你，這奴才骨頭疼了。」于是拏棍子，向他脊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殺豬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搗痒痒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廝來，拏大板子，儘力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唱的，婦人往廚下去了。正是：

蚊蟲遭扇打，
只爲嘴傷人。

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簫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說到眼裏，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

頭，小玉在上房門；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裏，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爲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真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蹣跚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真見，慌的先進來，報聽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藏經濟在床身子裏，用一床錦被遮蓋的。教春梅放小桌兒在床前，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裏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裏穿珠花哩。」一面拏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藏花，兩邊橘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趕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湊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穿一條簪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攬撥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掇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甚事，他今日大清早晨，來做甚麼？」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攪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日；被我罵罵了他兩聲，他還不勸；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裏，大人不見小人過，只提防着這奴才就是。」

了。」

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恥辱。西門慶爲人一場，沒了多時光兒，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裏，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傳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舖子裏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鬚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鬧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

世間好事多間阻，
就裏風光不久長。

有詩爲證：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怎禁畫閣淒涼。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海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或

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歡長吁，端的爲些甚麼？」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應兒落爲證：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離別怎難禁耐？好是怪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沒慮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宜着，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填枕頭；等我往前邊舖子裏，叫他去；你寫下個來帖兒，與我擎着。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裏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于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彌封停當。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鬚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爲證：

央及春梅好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呀，你把脚步兒快走些些！我這裏錦

被兒童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拏了筐，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填枕頭。就叫他來。」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拏了婦人東帖兒出門。有應兒落爲證：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上將鎖兒套。尊前酒兒篩，床上燈兒罩。帳煖度准備鳳鸞交，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管恁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印子舖門首叫門；正值傳警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縫縫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大小姐！沒人請裏面坐。」進入房內，見桌上點着燭，問：「小廝們在那裏？」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裏生藥舖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懷，挨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了，不希望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裏話？自從那日因些閑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爲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束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

這經濟接過東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桃花面，只因你憔悴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綉幃燈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答贈。和春梅，不勝歡諾。正是：

無緣得會鶯鶯面，
且與紅娘結善緣。

有詩爲證：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
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豔麗，更清姝。
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
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拈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東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

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且說陳經濟，旋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樨花爲號。春梅隔牆看見花稍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門，挨身進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笑着語，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躲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爲證：

赤紫的因說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我心兒掛。關情的我兒，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案偎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簫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拖斜，烏雲半髻，十分暢美，不可盡言。

却表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裏，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了門吊兒，大月亮地裏，蹣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裏，潤被窗紙，望裏張看見，房中掌着明晃晃燈燭，三人吃的大醉。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却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廚房中睡去了。三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廚房見廚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

了，往那裏翻？我拔門了吊，出來跳子裏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桶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桶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話。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裏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晨又走來後邊，報於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他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桌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嚙人兒，木頭兒？不拘那裏，安放了一個漢子，那裏發落付莫愁？放在眼面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們，葬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強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謊的秋菊，往前邊逃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膽子來了。于是與經濟作一詞以自快。云紅綉鞋爲證：

會雲雨風般飄透，聞是非屁似休休。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輪鐵的，閃了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裏盤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奴才？我昨日見在舖子上宿，幾時往

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成日又關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冇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罷。也休想在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

誰料郎心輕似絮，
那知妾意亂如絲。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張
明
河

